



扔掉心灵的垃圾

班级的卫生,也是班级分值重要一项,卫生相比纪律、班级成绩,是更容易得分的一项,可是我们班的卫生始终搞不好。

学生们很苦恼。这些孩子的自尊心很强,班级量化分一直上不去,感觉很没面子,走在校园里都低人一等。

我更苦恼。如果是一次落后,学校领导不会说什么,但数次落后,是不是你这个班主任的能力有问题,连那块卫生区都打扫不好,还能指望你干什么?

当然,这也有客观原因。我班的卫生区是学校的主干道,人流量大,这么多学生,谁要是小心扔个果皮纸屑,就是扣分的依据,不好控制。

我在班里多次强调,认真打扫,坚持值班,看到垃圾赶紧捡起来,也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发过倡议,可是收效甚微。

每周班级量化分值评比,我们班卫生那一栏里的分值格外刺眼。

最近,我们班级的卫生评比排名有了提升,连续三周摆脱了倒数第一。这一成绩的取得,离不开卫生班长陈皓的努力,他带头打扫卫生,坚持在卫生区值班。

在班会上,我表扬了陈皓和值日的同学:“同学们,做得棒极了,再接再厉!”接下来应该是群情激昂,欢呼声此起彼伏了。孩子就是这样,给他们一点阳光就灿烂。

但是,想象中的场面没有出现,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“不对劲呀!怎么回事?”我把目光投向陈皓。陈皓赶紧低下头。

什么情况?绝对有重大隐情。不过根据和他们长时间斗争的经验,要想让他们这个时候说出真相,是不大可能的,也影响上课。

下了课,我偷偷把宋喆同学叫到住室。这个女孩没心没肺,心里藏不住事。三问两问,她说出了实话。

“老师,你可要给我保密,不然同学们不会放过我的。”她先这样跟我说。

“放心吧!就算你不说,早晚也会败露的,纸里包不住火。”

原来,以陈皓为首的值日生,看到检查组来检查,就偷偷把垃圾扔到隔壁

班卫生区,这样一来,自己班的分数没有变,别的班分数下来了,名次就会略有提升。

这帮孩子,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?有集体荣誉感是好事,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荣誉,不光荣。不行,我要给孩子们说道说道,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,扔掉心灵上的垃圾。

下午第一节课,我对他们说:“同学们,我理解你们想为班级争荣誉的心理,但是我们要用正当的手段。把垃圾扔到别班的卫生区,这样的荣誉老师感到耻辱。如果你心中有垃圾,就无法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。这事是你们做下的,你们自己处理。”

孩子们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第二天,校园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恳切的道歉信,落款是我班全体同学。

从此,我们班的卫生就没有落后过,看过道歉信的同学,走过我班卫生区的时候,都会注意脚下的卫生。

(葛有杰 太康县老庄镇三中)

刘庄有个冯富贵

刘庄村有200多户人家,冯姓仅有六七户。冯姓虽为小户,但不乏能人,冯富贵则首屈一指。

冯富贵40多岁,中等身材,稍显胖。十六七岁时,正赶上分田到户,小小年纪,犁耙耕耘样样精通,又临街开了个经销点,平常经营烟酒,年关时卖点烟花爆竹,令四邻啧啧称赞。年龄稍大一点,该成家立业了,凭着三寸不烂之舌,游说了本村的老木匠刘解放收他为徒,没过几天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个子高长得又水灵的姑娘做媳妇,真是心想事成!

一晃20多年过去了,如今的冯富贵已经是当爷的人啦。这20年,他出门干过木匠活,进过建筑公司,在家杀过猪、卖过肉,卖过烧饼,也卖过凉粉,还精种着七八亩地。谁家有红白喜事,他还能奉上十道八道美味佳肴款待客人。

去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,值得一叙。那是中秋节前后,冯富贵在村北的三亩田里种了一片萝卜。在他的精心照管下,那萝卜长得是“精神抖擞”,水灵灵的,既粗又长。那几天,萝卜该上市了,冯富贵边收边卖萝卜。可人的萝卜从冯富贵的手里卖出去,那是金子般的好货。但有人却在背地里打起他萝卜的主意。

靠萝卜地西头,冯富贵搭了一个小庵,里面放了一张小木床,床上放了条破被子。因为家中还养着几十头大肥猪,没法睡在地里,就上演了一夜又一夜的“空城计”。有时也发现萝卜丢失,嘴边物嘛,乡里乡亲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。可眼见萝卜越丢越多,冯富贵坐不住了。一天,冯富贵天将明时就来到了萝卜地。他没有躺在小庵中,而是蹲在了小庵外边,静静地观察着寂静的萝卜地。呀,地东头来了一个黑影!那黑影也没有弯腰,径直向小庵奔来,仔细瞅了瞅小庵内没人,就弯下腰,拔起了萝卜。那么大的萝卜,十来个被飞快地装进了编织袋,然后那黑影背起半袋子萝卜就走。此刻天色微亮,冯富贵也认准了是谁,紧追几步,上前拉住了装萝卜的袋子,说:“卫星,别走!小庵内有秤,咱称一称你再背走……”卫星不敢走了,也不敢说话。冯富贵从小庵内拿出一个大秤,似称非称将萝卜袋子在上面晃了一下,说:“200斤玉米,种麦后送我家。不然我掂着卖萝卜的小喇叭,上你家要账去……”

卫星听后,赶紧点头应允,灰溜溜地跑回家了。

(刘改臣 商水县大武乡刘庄村)

妈 明天我还陪您散步

吃过晚饭,母亲突然对我说:“陪我去散步吧!”

母亲喜欢散步,她说散步的时候时间仿佛过得很慢。她不想让忙得焦头烂额的父亲陪她,只想让从学校回家的女儿陪她。

我并不讨厌散步,只不过心浮气躁的我无法静下心来慢慢地走每一小步。但一想到我不久就要回学校,家中又会只剩孤零零的母亲,也便答应了。

我牵着母亲那长满老茧的手,与她一起走在林荫小道上。母亲走得很慢,历经岁月艰辛的她不想再与时间赛跑,腿脚也无法像我一样欢快地奔跑了。

母亲突然说:“还记得你小时候也喜欢散步吗?”

“是吗?”我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那时候你还小,每天傍晚总是拉

着我的手,让我带你去散步。那时你爸和我都不怎么忙,我们俩带着你走在这条小道上,你走在前面蹦蹦跳跳,像只小鸟。”母亲一脸幸福地说,“那时候你可淘气了,有一回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,吓得妈妈都快哭了。你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,我和你爸守着你到夜里十二点……”

“小时候,你总喜欢跟着妈妈,看不到我就哭。可妈妈不能总带着你呀,于是我告诉你想妈妈时就打电话,结果你傻傻地抱着电话拨了一整天不愿意放下……”母亲仿佛在自言自语。她静静地听,我静静地听。听着听着,我心里就像装了一只青橙子,酸酸的。

这些儿时的旧事,我早已淡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,母亲仍旧记得我成长中的点点滴滴。从我呱呱落地到蹒

跚学步,我一哭一闹、一颦一笑,这些琐碎的小事在母亲心中已记了十二年。

十二年来,我又记得些什么呢?我甚至连母亲的生日都不记得,连陪母亲散步这么小的事都不能痛快地答应,我真的很惭愧。

夕阳把最后一缕余晖洒在这林荫小道上,那斑驳的光照在母亲已斑白的两鬓,淡淡的金黄色闪耀在母亲的脸上。那一瞬间,我发觉母亲真的好美、好美。

我抬起头,笑了。“妈,明天我还陪您出来散步,好吗?”我认真地说。

夕阳染红了半边天,太阳温柔地收敛起最后一丝微笑。母亲笑了,正如此刻天边的那抹霞光,温柔而灿烂。

(刘笑雨 淮阳中学富洲部)